

上海听障儿童康复中心将学前教育与康复训练结合

上午学习文化 下午学说讲话

如果不是有几间房间门口悬挂着“言语矫治部”“听觉口语法训练部”等标牌,来到今年3月刚完成改建投入使用的上海听障儿童康复中心的康复部,记者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,这里更像是一家硬件配置齐全的幼儿园。中心负责人笑着告诉记者,随着听障儿童康复模式的不断探索和发展,以及康复效果的不断提升,这里已将学前教育与康复训练有机结合起来,形象地说就是“上午学文化,下午学说话”,让听障儿童与普通孩子一样,平等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。

记者采访时,恰逢英语课下课,胸前贴着“Jessy”“Sam”等英文名粘纸的孩子才三岁,已能熟练回答“I’m three”“My name is Jessy”等,倘若没看见他们耳朵上的助听器,谁能知道他们与正常儿童有什么不同?

四个月婴儿参加亲子班

商业早教机构的门槛通常是8个月大的婴儿,但在上海听障儿童康复中心,亲子班上最小的孩子只有4个月大,其他孩子也主要是

3岁以下的小童。“走读”的孩子与两岁以后就可以“住读”的孩子一起,每天8时30分开始上课,技术人员先挨个进行“听力能力管理”,也就是测试和矫正助听器,以防助听器故障损害孩子的听力。课程分上下午,上午是学前教育,下午是个别化学习和听力康复,下午4时放学。

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就要读亲子班,工作人员解释说,“早诊断,早干预,早康复”这“三早”是近年来上海听力残疾人康复水平不断提升、语言障碍残疾人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。过去,聋与哑总是相伴而生,现在,经过康复训练,“十聋九不哑”成为现实,这既改善了听力残疾人自己及家庭的生活质量,也减轻了社会支出。

英语外教给孩子们上课

在上海听障儿童康复中心,因为享有各种补贴政策,并且有志愿者老师,因此每周两次的英语课都是免费的,包括外教课。

不仅如此,在这里,最新的各种学前教育

教具应有尽有,爱看书的孩子可以泡在3000多册图书中,听力较差的还可以用点读笔“听”书;爱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可以在科学常识教室里摆弄各种器材,探寻“蝴蝶生命周期”“龙卷风的探索”“水的流向”;喜欢过家家的可以在情景教室里逛超市、学习生活技能;热爱艺术的可以在创意美术室里剪纸、玩彩泥……

一位工作了许多年的老师说,在粉蓝、粉红、粉绿的教室里呆久了,她甚至完全忘记了过去的房间墙壁是什么颜色的,只记得“色彩暗暗的,就是一个成人式的医疗环境,完全没有儿童的感觉”。

听障孩子更能融入社会

为什么要把康复中心变成半个幼儿园?负责人解释说,孩子们要全天呆在这里,如果只进行听语矫治,学前教育缺失,将来再去普通幼儿园、小学等,就会脱节,对孩子们的长远成长不利,以前曾有过有的孩子虽然能把普通话说得流利,却因为不会说英语而无

法适应新学校的情况,如今,上海聋儿康复中心近年来的康复成功率已高达92.7%,超过美日平均水平,听障婴儿在出生后只要能“早诊断,早干预”,几乎都能实现“早康复”,这里3岁以上的“毕业生”离开后基本都进入了普通幼儿园和学校,因此,给他们补上学前教育的短板显得更加重要。

其实,几年前康复中心提出要开展学前教育时,老师和家长也都吃了一惊,有的家长振振有词说“中文都不会说,还学什么英语?”不过,后来的实践慢慢证明,这样的结合对孩子很有好处,也正因此,康复中心原先每年要派老师去各区县特殊幼儿园的语训部进修,今年开始,师徒关系正好调了个个儿,变成了幼儿园老师来这里进修。更令中心老师们意想不到的,一些孩子已经基本康复,家长们却迟迟不肯带他们离开,宁愿继续在这里,有时不得不做思想工作,劝说他们转去普幼,老师们开玩笑说,这样一种“甜蜜的烦恼”也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认可吧。

本报记者 孙云

4月8日起,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残疾人系列比赛在松江启动。

第一场比赛从飞镖项目开始。本次飞镖比赛有来自全市16个区县近2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肢残人轮椅组、站立组和聋人组三个组别的比赛。今年下半年,象棋、钓鱼、扯铃、黑白棋、80分等7个项目比赛也将陆续在全市举行,将有数千名残疾人参加这一全民体育盛事。

本报记者

孙云

上海市民运动会残疾人系列比赛启动



■ 运动员在参加肢残人轮椅组飞镖比赛

通讯员 朱德春 供图

若有法律难题 新民法谭帮你

本报讯(记者 孙云)今年起,上海开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(下文简称“两项补贴”)。在松江等区,首批残疾人近日已经领到“两项补贴”。同时,仍有许多市民十分关心如何申领,询问“新民法谭”微信公众号的“阳光法谭”专栏,小编一一通过微信给予及时解答。

“阳光法谭”是本报与上海市残联合作在新民晚报“阳光天地”专刊和“新民法谭”微信公众号中开设的专栏,面向上海94万残疾人,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。欢迎广大读者和网友扫一扫二维码,将您的问题和需求告诉我们,专业律师将及时解答。

读者咨询选摘>>>

问:我们夫妇俩都是残疾人,丈夫二级,我四级,我们自己立的遗嘱,不去公证处公证,让亲友保管,具有法律效力吗?

答:只要是本人书写的遗嘱且内容不违法,无需公证都有效。最好能请2名见证人签名。

问:你好。我现在是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的。请问能否申请办理残疾证?

答:丧失鉴定标准与评残标准不同,建议前往区县残联申请评残,由指定医院评定是否属于残疾及残疾等级,符合条件可申领《残疾人证》。

问:请问我是肢体四级残疾,今年提前退休、养老金1565.6元。有一女上高中,低保492元,妻病故,我这种情况是否可申请残疾人补贴?

答: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可以申请困难残疾人补贴,标准为每人每月300元。

问:申请低保是按本人户口所在地,还是按住房所在地申请?

答:一般是在户口所在地,建议具体咨询所在街镇办事处或居委会。

问:居家养护的条件是什么?

答:具有本市户籍,持有残疾人证,有居家养护需求的以下人员均可自愿申请:1.未享受机构养护或日间照料(阳光之家、阳光心园)服务补贴的重残无业人员;2.原“7259帮老助残行动”对象(老养残家庭、未享受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孤残老人)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,请关注新民晚报法治类微信公众号“新民法谭”(微信号“xmft2013”)

今天上午7时刚过,浦东新区书院镇果园村88岁的村民严金初就坐在轮椅上打开了房门,门前的小路上,正陆续走来村里的老人们,早到的人已在老严家门前遮阳棚架下的健身器上锻炼了。到了7时30分,老严的房间里已经坐了五六十个老伙伴们,有些没座位的老人则靠在门框上,他们先合唱几首红歌,再听屋里的“老师”读报……

老严的房间怎么会成为全村百余名老人的读报课堂?屋里又怎么会悬挂着“2015年上海市优秀老年人学习团队”等各种市、区级奖状?这话还要从10年前讲起。

家里办起读报小组

喜欢拉二胡的老严退休后,组织了一支戏曲队伍,四处演出。后来,年纪渐渐大了,再加上工作时摔伤的腿越来越不利索,外出不便,恰好村里有几个老同志建议搞读报小组,热心的他便揽了下来。

2006年,书院镇第一个读报小组在老严家诞生了,成员只有10人。最初,子女并不赞成,村里也没有资金扶持,老严自己掏钱订报纸、买方凳,还在每次快要放“寒假”前自己去买洗衣粉,送给大家作为纪念品,鼓励大家坚持来读报,既开阔视野,也有益身心。后来,村里很支持,买了椅子,在屋里装了电扇,在门前场地上安装了健身器材。

书院镇果园村老人10年不变的传统——每周二到老严家里读报

孙子出钱扩大“教室”

在读报小组上当老师的,就是老严从村里请来的识字的老人和村干部,他们既讲时事,也讲革命故事,还会说些养生常识。渐渐的,每周二都要到老严家里“听讲座”的老人越来越多,最多时百余名老人都会到齐,其中有的人要步行30分钟才能走到老严家。

老严的屋子越来越拥挤,2010年,大孙子干脆出钱把老屋旁边的猪圈扒了,翻建成两层小楼,一楼是一间大开间,虽然房间有三五十平方米,老两口的床却只占了一个角落,因为,要给每周二来参加读报小组活动的老人们尽量腾出地方来。

主人生病照常开放

老严不仅是读报小组的创始人,也是读报小组十年如一日坚持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其间,老严曾摔了一跤,一度卧床不起。其他几个骨干动过换地方的念头,但是,一方面大伙儿都说“我们不好放下金初,我们舍不得

的”,一方面老严也舍不得,他说“换了地方,每周一次与大伙碰面的机会就没有了”,所以,大家商量后决定继续在老严家里搞活动。即使是在老严住院期间,这间草根教室也照常开放。到了每周二上午,住在旁边的子女就会提前把屋子拾掇拾掇,打开房门欢迎老人们。老严出院回来后,则卧床听报,后来能下地了,就坐在轮椅上和大家一起听。

从2006年就参加了读报小组现在还是负责人之一的沈野妹告诉记者,要不是老严腾出这么大片地方,读报小组哪能有如今的人气,说不定都得解散了。读报小组不仅能给老人们送去知识,更丰富了晚年生活。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镇上或者更远的地方工作了,老人们的生活挺单调,每周一次的固定“约会”让很多老人有了一个与朋友交流的机会,关系近了,平时互相走动也多了,哪怕只是互相帮着洗两只碗盏,搓掉几件衣裳,三两句唠嗑,也让大家的生活更加阳光温暖了。所以,老严一直说:“读报小组要一直办下去!”

本报记者 孙云